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2.11.002

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 林 洁 南开大学

摘 要：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是拉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次区域经济组织，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与现实选择，也是拉美一体化的新尝试。智利与南共市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墨西哥、巴西分别为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最大的经济体，两国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且在汽车及零配件产品上生产互补性强，成员国间友好经贸关系有力助推双边贸易合作发展。虽然双方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并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目前来看，挑战大于机遇，如何发挥地区大国领导作用，解决基础设施短板问题，统一并协调市场竞争规则等是未来合作突破点。

关键词：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拉美一体化；经贸合作；中拉关系

一、引言

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开启一体化进程及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区，在一体化格局上，呈现多层次、多重合、且分散交叉发展的特征。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以及不利的国际市场环境影响，再加上结构性痼疾困扰及政治对立加剧，致使拉美一体化举步维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加强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和太平洋联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两个次区域经济集团，分别涵盖了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以及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这几个主要经济体。推动两个次区域组织交流与合作，继而实现多元化及自主外交，不仅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及战略目标，而且是解决当前拉美一体化停滞的有效举措。近几年，智利、巴西、阿根廷等成员国积极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助推双边经贸合作，2014年6月，太平洋联盟第九次首脑峰会上，与会成员国首次明确提出并一致同意，与南共市建立对话合作机制。2018年，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举办的第13届太平洋联盟峰会上，正式签署《巴亚尔塔港行动计划》，不仅承诺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地区一体化，深化贸易合作，而且确定了关于原产地准则、海关合作、贸易便利化、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内容。拉美地区资源丰富，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战略地区。通过了解拉美两个最重要的次区域组织经贸合作的现状及深度，进而把握拉美一体化的趋势，对进一步扩展中拉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二、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现状

21世纪以来，大宗商品周期及外部市场需求是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经济体量较大的成员国间的经贸合作对双边贸易往来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外部因素来看，拉美国家历来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程度较高，而多数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且薄弱，主要依靠农产品和矿业产品出口。因此，双边贸易额受国际贸易条件影响较大，呈正相关波动变化态势。从内部因素来看，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2020062001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洁（1988—），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拉丁美洲一体化。

好经贸关系则有力助推双边贸易合作发展。智利与南共市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而墨西哥、巴西分别为两个次区域组织最大的经济体，两国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且在汽车及零配件产品上生产互补性强。成员国间签订的《经济互补协议》及《自由贸易协定》促使双方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提升。

（一）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双边贸易现状

从2000年至2021年的整体交易数据来看（图1），双边贸易经历了繁荣、减速、复苏这几个阶段，并与国际贸易条件呈正相关。受贸易保护政策影响，南共市长期保持对太平洋联盟贸易顺差。21世纪初期至2013年，是双边贸易的繁荣期，其贸易额高速增长，由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促进了拉美地区整体经济的复苏，也带动了区域内贸易额稳步上涨。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拉丁美洲整体经济衰退严重，双方交易额降至历史低谷。该地区在经济上对外依赖度高，欧美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抑制了对初级产品及制成品的需求，因此该类产品的国际价格大幅下跌，导致拉美整体经济出现负增长，2009年南共市对外出口总额同比减少了21.8%。外部市场的冲击，国内需求的疲软直接影响了拉美区域的内部交易额。2010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刺激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11年内部贸易额达到近二十年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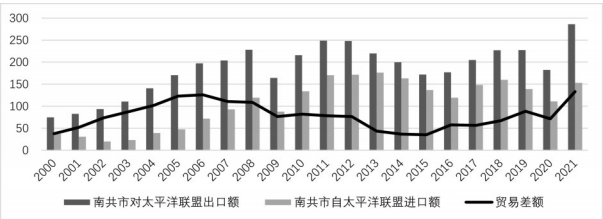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1年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数据库，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2013年是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双边贸易的分水岭，呈“V”字形走势，先跌后升。一方面，世界经济呈疲软态势，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贸易条件恶化，外需低迷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低谷。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内部结构改革迟缓，宏观调控政策难度大，经济政策效应有限。受上述因素影响，拉美地区整体经济萎缩了0.5%，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贸易额持续探底。2016年，贸易额探底回升，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反弹以及外部市场需求的回调。2017年8月，尽管委内瑞拉被无限期中止成员国资格，但是在外部利好形势下，地区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企稳态势，同年，南共市对太平洋联盟出口额达20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72%。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市场环境持续走低等多重外部冲击下，双方进出口额同比下降了14.5%。2021年，南共市对太平洋联盟出口逆势增长。全球经济形势回暖、拜登政府对拉美政策的调整都刺激了拉美地区经济的复苏，也成为拉美区域内部交易额上涨的有力推手。

（二）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间贸易

无论是区域一体化还是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作，必然需要强大的推动力量作为支撑，而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主导因素。从2021年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额来看，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之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这几个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表1、2）。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与双方签订的投资与贸易协定有关；第二，各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双边贸易规模。

表1　2021年南共市成员国对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国家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	秘鲁
阿根廷	41.75	11.3	6.95	19.95
巴西	70.19	33.47	55.6	30.74
巴拉圭	9.94	0.18	0.23	1.7
乌拉圭	1.27	0.36	1.44	1.05

表2　2021年南共市成员国自太平洋联盟成员国进口额

（单位：亿美元）

国家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	秘鲁
阿根廷	6.56	3.18	13.43	1.72
巴西	44.21	20.13	45.61	11.81
巴拉圭	1.11	0.43	1.63	0.17
乌拉圭	0.86	0.29	2	0.3

资料来源：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数据库，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1.巴西与智利双边贸易。巴西是南共市国家中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签署协议最全面的国家（表3），与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均签署了《投资合作与便利化协定》及《经济互补协定》。从协议内容来看，《经济互补协定》建立在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ALADI）框架内，是一种双边或多边联盟协议，主要

表3　太平洋联盟与南共市签署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协议

	墨西哥	智利	秘鲁	哥伦比亚
南方共同市场	南共市-墨西哥第54号、5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4，ACE55）	南共市-智利第3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35）	南共市-秘鲁第58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8）	南共市-哥伦比亚第59号、72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9），ACE72（未执行））
巴西	巴西-墨西哥第53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3），巴西-墨西哥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定（未执行）	巴西-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巴西-智利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定（未执行）	暂无	巴西-哥伦比亚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定（未执行）
阿根廷	阿根廷-墨西哥第6号经济互补协定（ACE6），阿根廷-墨西哥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阿根廷-智利自由贸易协定，阿根廷-智利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阿根廷-秘鲁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暂无
巴拉圭	巴拉圭-墨西哥第38号经济互补协定（ACE38）	巴拉圭-智利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巴拉圭-秘鲁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暂无
乌拉圭	乌拉圭-墨西哥第60号经济互补协定（ACE60），乌拉圭-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	乌拉圭-智利相互促进和投资协定、乌拉圭-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未执行)，	暂无	暂无

资料来源：根据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http://www.sice.oas.org/agreements_e.asp，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数据库绘制，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

对货物贸易（不包含商业规则与关税范围）作出相关规定，通过充分利用签署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市场和竞争优势来刺激投资，因此可以有效促进各国之间生产要素与互惠贸易的最大化与多样化。巴西在其成员国中经济体量最大，2021年，巴西与太平洋联盟贸易额占两个次区域组织贸易总额的71.02%，且主要集中在墨西哥、智利两国。

巴西是智利在拉美的重要合作伙伴，巴西主要自智利进口铜及制成品、鱼类等海产品、矿砂、酒类等，出口矿物燃料、汽车及零配件、肉类、机械零配件等 。巴西与智利的合作主要得益于《南共市-智利第3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35）及《巴西-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互补协定》的实施，在消除非关税壁垒、简化通关手续、降低交易成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为进一步深化协定内容，2008年智利与南共市将服务贸易纳入该协定。据智利商务部统计，在双边跨境贸易中，该协定利用率高达88.1%。2018年，双方签订《巴西-智利自由贸易协定》，针对贸易便利化、服务及电子商务等非关税领域政策作出了规范。相较《经济互补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的范围更广、更全面。协议签订后，双边贸易额突破新高，2018年双边贸易额占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贸易总额的25.53%。2021年9月该协议正式生效，进一步促进了双边贸易流动，助推疫情复苏。

2.巴西与墨西哥双边贸易。巴西也是墨西哥在拉美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及对外投资目的国。作为拉丁美洲的重要经济体，2020年，两国GDP占拉美国内生产总值的53.66%。由于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次区域集团作用突出，制约并影响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除了《南共市-墨西哥第54和5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4、ACE55），两国还单独签署了《巴西-墨西哥第53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3）及《投资合作与便利化协定》。《巴西-墨西哥第53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3）包括规范货物贸易的条款，如技术标准、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原产地规则及争端解决，并对792种产品给予互惠制关税待遇。2015年，两国进一步就市场准入制度、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等达成一致。2020年12月，两国同意对农产品、工业品等关税实施优惠政策，并签订补充协议。市场准入的扩大及关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刺激了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经济规模的同步增长。

巴西与墨西哥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2020年其指数达到0.55，且集中在汽车及零配件等产品。两国在汽车及零配件有很强的生产互补性，

其交易的品类繁多，包括货车、小轿车、汽车底盘及发动机等。汽车及零配件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也是该国与南共市贸易流量最大的产品。为促进汽车生产一体化，尽快实现汽车部门的自由贸易，2002年，墨西哥与南共市签署《南共市-墨西哥第5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55)，根据协议规定，双方汽车、轻型客车及零配件的免税配额为35%，并在2019年增加到40%，且必须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要求。自2003年协议生效以来，墨西哥对南共市汽车及零配件出口额呈井喷式增长，2012年达到近20年峰值，比2002年增长了44倍。

3.阿根廷与智利双边贸易。阿根廷是拉美地区的第三大经济体，与巴西、墨西哥、智利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智利是其第四大出口目的国。21世纪以来，阿根廷对智利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其出口额占双边贸易总额的76%-95%左右。21世纪初期，阿根廷对智利出口贸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整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2012年其出口额达到近20年峰值，为50.52亿美元，2013年起，呈下滑态势，直至2017年止跌回升，贸易顺差逐渐收缩。

纵观近20年两国双边贸易格局演变态势(图2)，究其缘由，主要有二：其一，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智利从阿根廷进口主要以中间产品为主，而此类产品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产业集聚及规模经济，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因此，阿根廷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可以与智利结构性优势相互交融；其二，自20世纪70年代起，智利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奉行开放的经贸政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广泛的自由贸易网络，而经济协议可以有效促进双边贸易往来。自1996年《智利-南共市第35号经济互补协定》(ACE35)生效以来，受益于外贸程序的简化、农产品和制成品壁垒的消除、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阿对智出口额增速明显，而南共市也成为智利的重要出口市场。不仅如此，2015年，两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修改了贸易技术壁垒、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现有监管框架，并增加了关于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条款。2017年，阿根廷与智利签署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间自贸协定，进一步深化双边服务业及产业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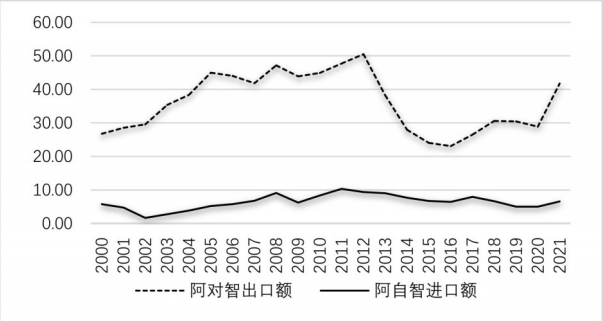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1年阿根廷与智利进出口贸易(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数据库，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综上，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具备经贸合作的基础和条件，且存在巨大机遇和发展空间。从各成员国间贸易及签署的经贸协议来看，双边合作的深入程度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及贸易开放指数。从太平洋联盟来看，智利是太平洋联盟中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国家，且与世界上多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南共市是其第四大贸易伙伴，与巴西、阿根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利益是促成与南共市的双边合作的重要动力。尽管墨西哥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但是南共市在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十分突出。近年来，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墨西哥积极推动与巴西、阿根廷的经济互补协定的升级谈判，以及与乌拉圭的自贸协定的深化，通过与拉美国家的一体化来促进经济发展。

从南共市来看，两个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作主要聚焦于巴西与墨西哥、智利等国的双边贸易。由于巴西经济体量大，且与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均签署了经济互补协定，而协议中关税优惠及市场准入等互惠贸易规则有效刺激了贸易规模的扩大及流量的增长。巴西与墨西哥不仅是拉美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且分别为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的领导国，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并且在汽车及零配件等产业有很强的生产互补性。此外，巴西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及第四大进口国。2020年，尽管受疫情影响，两国贸易额下滑明显，但是在太平洋联盟与南共市双边贸易总额中仍占据重要比重。鉴于巴西与哥伦比亚的友好经贸关系，可以发挥哥伦比亚作为新一届太平洋联盟轮值主席国的作用，继续推动两个次区域组织的经贸合作与交

流。

三、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的前景展望

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的关系经历了相对疏远到逐渐靠近的过程。近几年，南共市成员国从现实利益与地缘战略角度，大幅调整了对太平洋联盟的政策，而太平洋联盟也积极促成双边经贸合作。虽然两个集团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挑战：

（一）双边经贸合作挑战大于机遇

政府间政治分歧加深，拉美一体化不确定性加大。一方面，2018至2019年的大选逆转了左翼执政占据优势的政局，左右翼之争升级，意识形态及治理模式分歧加大，由此掣肘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南共市成员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极大地加剧了地区政治极化，作为南共市轮值主席国，乌拉圭中右翼政府不仅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疏远委内瑞拉等左派政府。2018年10月巴西博索纳罗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府执政后，改变了巴西的政党格局。2019年阿根廷大选，左翼重掌政权。由于两国领导人意识形态差异，不仅致使双边关系转冷，而且导致两国在南共市对外贸易等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影响南共市的发展与内部团结。另一方面，结构性矛盾叠加疫情影响，政治风险加大，民众矛盾激化。2019年以来，太平洋联盟成员国智利和哥伦比亚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秘鲁陷入激烈的政治危机，而南共市主要领导国巴西、阿根廷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2020年疫情暴发，拉美国家普遍抗疫不力，地区经济衰退严重，导致拉美一体化停滞，为次区域组织合作与发展蒙上阴影。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限制了区域贸易规模的扩大。南共市成员国实现了内部关税同盟，为保护竞争力不强的国内市场，设置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其共同对外关税高达10%-12%，而对于汽车类产品最高达到35%。其中，从2014年至2016年，南共市平均关税是智利的两倍，欧盟和美国的四倍，加拿大和日本的六倍，此外，由于经济形势严峻，阿根廷政府长期实行进口管制，虽然马克里政府执政时期取消了外汇管制及部分农产品出口税，但是债务危机叠加疫情因素影响，费尔南德斯政府又表现了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恢复对出口产品征税，并且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及进口许可证税。实现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是平等互惠，消除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既是必然选择也是重大挑战。

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在发展模式、战略、成员国体量、政治经济环境上差异较大。太平洋联盟以推动经济一体化为宗旨，面向亚太为战略取向，反对政府干预，成员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相似，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优于其他拉美国家。南共市强调政府间主义，通过总统间的直接谈判作出重要决定或解决冲突。无论从经济实力、人口和领土面积来说，巴西和阿根廷都是拉美地区的佼佼者，由于市场规模以及生产条件的悬殊，巴拉圭和乌拉圭在区域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而利益失衡必然影响对外合作的步伐。

为了维持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对拉美地区的控制，美国势必在政治、经济及安全方面对两个集团的成员国施压。由于极右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巴西博索纳罗政府主动亲美，积极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达成“结盟关系”；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高；智利、哥伦比亚等国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而美国惯常利用经济、移民等政策控制与拉美各国的双边关系。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利用“重返美洲”政策，分化拉美国家形成立场不同的阵营，弱化一体化趋势。拜登政府上台后，重塑多边主义，回归传统外交，虽然调整了对拉政策，但是未改变拉美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且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拉政策，力求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美国的经济、移民、安全政策等是否会影响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联合意识，至今还是不确定因素。

（二）双边经贸合作利益多于分歧

双边经贸合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涉及多个成员国，而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必然存在利益差别与博弈。区域利益不仅是是各成员国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域内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在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中寻找适当的结合点，并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规范制度，采

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加强区域内交流与合作，才能成为推动次区域经济圈不断融合的力量。因此，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应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发挥巴西等国的“领头羊”作用，解决基础设施、市场规则等关键问题，探讨合作路径，深化共赢发展。

首先，凝聚共识，发挥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领导作用。各成员国在综合实力、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核心力量应发挥主导作用，凝聚其他成员国的共识，实现合作目标。巴西是南共市成员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博索纳罗总统执政后，积极向太平洋联盟靠拢；阿根廷中右翼政府申请成为太平洋联盟观察员国，加速两大经济组织的经济整合；作为太平洋联盟的“领头羊”，墨西哥致力于促进贸易多元化，墨巴两国自贸协定的谈判重启将推动两个次区域组织的经济协作进程；鉴于智利与南共市的友好经贸关系，以及南共市观察员国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双重身份，自巴切莱特政府以来，智利一直积极助推两个次区域组织的对话，并倡议双方在取消非关税壁垒、监管协调等方面加强合作。上述核心力量若能继续发挥牵头领导的作用，势必推动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向高阶段迈进。

其次，提升两个次区域组织间的互联互通水平，解决基础设施的短板问题。基础设施不完善不仅阻碍拉美区域内贸易增长，也是该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低的因素之一。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除巴西外，其他成员国在“升级基础设施以加速能源转型并扩大电力及信息通信技术的获取”指标上均低于平均值。在拉美地区，物流成本占最终产品成本高达18%至35%左右，相较经合组织（OCDE）国家，其物流成本占比仅为8%。由于基础设施存量不足，增量乏力，港口容量不足，公路建设落后，铁路设备陈旧，导致交通运输成本高昂且效能低下，严重制约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此，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也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并依托PPP模式吸引国外投资，确定“四横两纵”铁路路网规划，提振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物流服务质量的提高，将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次区域内贸易额的提高。

最后，统一并协调市场规则，是次区域组织经济合作的关键。便捷的基础设施是促进次区域贸易发展的硬件，但是只有在规范的市场竞争规则下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应该在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和原产地规则等领域加强合作。虽然太平洋联盟已在区域内实现货物、服务、资本及人员自由流动，但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对外贸易壁垒仍是双边贸易的一个重要门槛。因此，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若能简化国际贸易相关程序，如海关、运输、支付及保险等手续，加速资金流、物流、人流等要素跨境流通，将有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合作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进程。区域一体化的好处毋庸置疑，既有利于扩大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又可以促进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当区域一体化向世界传达开放的意愿，而非制造围墙，就会促进与全球市场的接轨。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的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双方进行多次谈判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如何尽快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进而优化配置，以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集团内成员国需要达成共识，着眼于整体利益，共同致力于拉美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寻求适合本地区的合作道路。

四、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利好中拉携手发展

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既要地理邻近，又要经济联系密切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拉丁美洲各国拥有相似的现实处境及利益诉求，寻求经济独立与发展成为共同目标。200年前，拉美就萌发了地区一体化的愿景，并开启了理论探索与实践，至今形成区域或次区域经济组织共同发展的局面。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利益角度考量，加强两个组织的交流与合作都是必然选择。疫情引发的多重负面效应，加剧了拉美的地区性边缘化风险，导致各国的政治生态、经济发展、社会形势急剧恶化。而加强团结合作，应对疫情挑战是各国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拉美一体化砥砺前行的动力。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虽然缓和了与拉美的关

系，但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继续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双方现实利益冲突明显，“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始终存在，美拉关系仍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不仅如此，拉美地区历来并非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持续向拉美延伸，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影响拉美地区，“选边站队”损害拉美国家的切身利益，因此，抱团维护权益、促进多元化布局才符合其根本利益。

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实现两个次区域组织的融合，涉及多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的变革，因此必定面临各种挑战与困难。太平洋联盟与南共市是拉丁美洲最为重要且有发展潜力的两个次区域经济组织，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墨西哥、智利、巴西及阿根廷这几个重要经济体的发展与政策导向。近几年，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间贸易发展迅速，在智利、巴西等重要经济体推动下，双边已签署合作协议，并取得阶段性进展。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好处毋庸置疑，通过地区集体自强，不仅可以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而且，区域内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门槛更低，双方合作可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目前来看，其挑战仍然大于机遇，如何发挥巴西、墨西哥的领导作用，解决基础设施的短板问题，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统一并协调市场竞争规则，针对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的产业，构建区域经济合作特色，形成次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是未来加强双边合作的突破点。

拉美地区资源丰富，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战略地区。21世纪以来，中拉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何实现“提质升级”合作是未来双边合作的突破点。全球疫情暴发后，虽然拉美遭遇严重的冲击，但是中拉贸易仍保持较强的韧性。太平洋联盟秉持“面向亚太”的战略，其成员国墨西哥、智利、秘鲁是亚太经合组织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成员之一，并且智利、秘鲁与中国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南共市贸易保护及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倾斜，中国与南共市实现贸易自由化，仍然障碍重重，因此至今未签署双边自贸协定。自由贸易圈具有联动效应与拓展空间，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若实现融合，不仅可以发展成为涵盖拉丁美洲重要经济体在内的拉美自由贸易区，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区域外市场，实现资金、技术及市场的多样化，此外，将有力助推中国与南共市构建自由贸易区。对于拉美地区来说，推动次区域组织的经济合作，进而达成一体化的愿景，适应了本地区的发展需要，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虽然道阻且长，但这是必然的趋势。各成员国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共同的发展愿景，凝聚团结合作共识，赋予地区发展动能成为共同意愿和现实选择。 ▲

注释：

①2008年南共市对外出口总额为2350.25亿美元，2009年南共市对外出口总额为1838.97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数据库[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②2021年，巴西与太平洋联盟贸易总额为311.77亿美元，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总额为439.56亿美元，巴西与墨西哥贸易总额占比23.05%，巴西与智利贸易总额占比26.06%。南方共同市场数据库[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③2020年，巴西自智利进口铜及制成品、鱼类等海产品、矿砂、酒类分别为10.66亿美元、4.18亿美元、3.55亿美元、1.78亿美元，巴西对智利出口矿物燃料、汽车及零配件、肉类、机械零配件分别为6.6亿美元、5.7亿美元、5.53亿美元、2.82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数据库[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④2018年，巴西与智利贸易额为97.75亿美元，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贸易总额为382.9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数据库[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⑤2020年，巴西GDP为1.445万亿美元，墨西哥为1.076万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4.698万亿美元。世界银行数据库[EB /OL].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

⑥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数据库统计得出的数据.[EB /OL]. https://sgo-win12-we-e1.cepal.org/dcii/sigci_grubel_lloyd_index_partners/sigci.html?idioma=e。

⑦2002年，墨西哥对南共市出口汽车及零配件0.91亿美元，2012年为39.92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数据库[EB /OL]. https://estadisticas.mercosur.int/.

⑧Dr. Alan Bollard, “APEC economies’ agenda for a more resilient Asia-Pacific”, January 28, 2013, https://www.apec.org/Press/Features/2013/0128_agenda, 2022-03-25.

⑨Sebastián Galiani, “Sobre la política arancelaria del Mercosur y los flujos de comercio argentino”, October 20, 2019, https://focoeconomico.org/2019/10/20/sobre- la- politica-arancelaria-del-mercosur-y-los-flujos-de-comercio-argentinos/[2022-6-26]

⑩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Infraestructura, “Logística y Conectividad: Uniendo a las Américas, May 2015,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spanish/document/Infraestructura- log% C3% ADstica- y- conectividad-Uniendo-a-las-Américas.pdf[2022-05-30].

参考文献：

[1]柴瑜, 孔帅. 太平洋联盟: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14(4): 30.

[2]刘均胜,沈铭辉.太平洋联盟:深度一体化的一次尝试[J].亚太经济,2014(2):157-162.

[3]孙洪波. 拜登政府对拉美政策展望:延续大于调整[M]//柴瑜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20～202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118.

[4]王萍. 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拉丁美洲一体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5]Alberto Martínez Castillo.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Mercado Común del Sur: dos enfoques de la integración económica regional[J].Papel Político, 2016, 21(2): 469-494.

[6]Andrés Malamud, Philippe C. Schmitter. La experiencia de integración europea y el potencial de integración del Mercosur[J]. Desarrollo económico, 2006:3-31.

[7]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Integración regional: hacia una estrategia de cadenas de valor inclusivas [R].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14.

[8]Dr. Alan Bollard, “APEC economies’ agenda for a more resilient Asia-Pacific”, January 28, 2013, https://www.apec.org/Press/Features/2013/0128_agenda, 2022-03-25.

[9]Gilberto Aranda Bustamante, Rivera Jorge Riquelme, Is it possible convergence within diversity?: Chile between the Alliance of the Pacific and Mercosur[J]. Revist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strategia y Seguridad, 2015,10(2) : 155-178.

[10]Ignacio Bartesaghi, Natalia Melgar.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Mercosur: descripción de las economías, acuerdos comerciales vigentes y negociaciones en curso[J]. Análisis & Perspectivas, 2018(22): 3-20.

[11]Jorge Hein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J].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012, 47(3):209-210.

[12]Julia Peyrani, Maximiliano Geffner. MERCOSUR ampliado y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compatibilidades y divergencias: dos modelos en debate[R].Buenos Aires: Fundacion Friedrich Ebert, Agosto 2013.

[13]Juan Fernando Palacio. Distracción o norte? La convergencia Alianza del Pacífico-MERCOSUR. [EB /OL]..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s/con - 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es/zonas_es/america+latina/ari10-2020-palacio-distraccion-o-norte- convergencia- alianza- del- pacifico- mercosur, 2020-02-03.

[14]Osvaldo Rosales.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el MERCOSUR: Hacia la convergencia en la diversidad[R].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Noviembre 2014.

[15]Rebeca Rodriguez Minor. Alianza del Pacífico vs Mercosur. çIntegración o exclusión regional[J]. Revist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a UNAM, 2016(125): 119-144.

[16]Sandra Ximena Rueda Cardenas. Acuerdos bilaterales entre México y Brasil: El caso del Acuerdo de Complementación Económica ACE 55[D]. Amecamec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éxico, Mayo 2014: 87.

[17]Sebastián Galiani. Sobre la política arancelaria del Mercosur y los flujos de comercio argentino [EB/OL].https://focoeconomico.org/2019/10/20/sobre-la-politica-arancelaria-del-mercosur-y-los-flujos-de-comercio-argentinos/, 2019-10-20.

[18]Sebastián Herreros, Tania García Milán. Opciones para la convergencia entre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el Mercado Común del Sur (MERCOSUR): la regulación de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R].Santiago de Chile: CEPAL, Septiembre 2017.

[19]Wolf Grabendorff. América Latina en la era Trump ÇUna región en disputa entre Estados Unidos y China?[J]. Nueva sociedad, 2018 (275).

[20]Sub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conómicas internacionales. Informe Anual Comercio Exterior de Chile.[EB /OL]. https://www.subrei.gob.cl/docs/default- source/estudios- y-documentos/reporte-trimestral/informe-anual-de-2020.pdf?sfvrsn=af04a60f_1.Abril 2021.